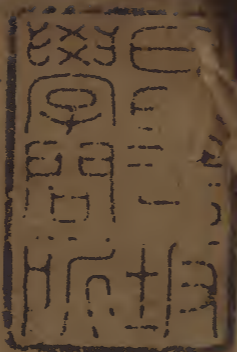


史記

百二之六

列傳

四十二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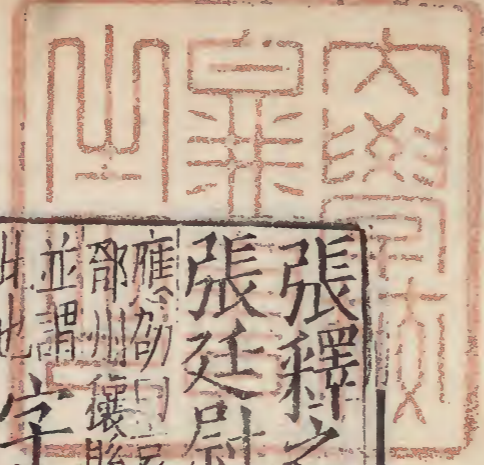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五〇八	四〇八	二九七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五〇八	二九八	一〇九	漢書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08	
冊數	29 (24.)		
函號	279	2	





淺草文庫

張釋之馮異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索隱曰韋昭堵音緒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正義曰

應劭曰衣帝改為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二十里楚之郢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郢陽

並謂字季有兄仲同居以此言為騎郎蘇林曰霍光

淳曰漢儀注此言五百萬得為常侍郎事孝文帝十歲

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父官減仲之產不遂

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

釋之補謁者正義曰百官表云謁者掌宿諸釋之既朝

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甲之母甚高論令今

可施行也索隱曰案甲下也欲令且甲下其志無甚於

高談論語但令依今時事無說古遠也

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正義曰求遠反上問上林尉索隱曰漢書表上林有八丞十能對虎圈嗇夫正義曰掌虎圈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類也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其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

劉涓子云何可無久之二字是節差處此時又有張相如者而不知謀三利口提給極其利客想見處去乃意狀

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嗇夫謀謀晉灼曰立百謀○索隱曰漢書作喋喋喋多言也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索隱曰案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壘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如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

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

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輅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

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

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

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

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

居北臨則李奇曰霸陵北頭則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側也蘇林曰側邊側

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

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趨也索隱曰索走猶向也

須溪曰寫得時景情俱活此一段文如畫

瑟而歌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咏索隱曰倚於綺反案謂歌聲合於瑟聲相依倚也

慘悽悲懷顏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榘

用紵絮斷陳蔡漆其間徐廣曰顏師古云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

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

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却張晏曰錮鑄也

山細密堪為榘榘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壽山發北

山石榘乃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為榘取其精牢釋之答

言但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榘有何憂焉若使厚葬冢

中有物雖并錮南山猶為人所發掘也言使其中無可

欲者雖無石榘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

之為廷尉項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

岸之中○索隱曰張晏曰項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

一所在城西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

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

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

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

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

日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曰崔浩

云當謂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即

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

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

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索隱曰小

不私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

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

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

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

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

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

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

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曰案以

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

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足一作止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

罪也盜玉環

不若盜長陵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

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張晏曰

言故以取土譬也。索隱曰杯音步侯反索禮運云汗尊而

杯飲鄭氏云杯手掬之字從手字李或作盃言一勺一杯兩

音並通又音普廻反杯者壻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

言故以取土譬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祀恐傷迫切先

帝故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

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

山都侯王恬開徐廣曰一作間漢書作啓見釋之持

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

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索隱曰景帝為太子時與梁王

故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

又有黃生點綴此傳

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

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

王生老人曰吾鞮解正義曰上萬越顧謂張廷尉

為我結鞮索隱曰結音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

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鞮王

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

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鞮欲以

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

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

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

宣文帝謬問與嘗
時感慨中語取如對

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索隱曰謂性八公直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

孝著為中郎署長

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聞○索隱曰案謂為郎署之長也

事文帝文帝輦過

索隱曰過音艾謂文帝乘輦過郎署也

問唐曰父

老何自為郎

索隱曰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為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何乃自為郎恠之也

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

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

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張晏曰每食念鉅鹿所說李齊在鉅鹿時

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

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日廣

良說為句

云官士將駟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師將也○索隱曰案國語闕問卒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為一隊大夫也

善李牧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

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而

得解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

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

索隱曰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猶上書前云昧死案志

林云馮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為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為本初機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益

明主臣是驚怖也解已見前篇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

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眾辱我獨

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

奴新大入朝邪

索隱曰上音朝遙下音乃何反縣名屬河西安定也○正義曰在原州百泉縣

獨無間處乎不借單
到此正是妙意

西北十里漢正義曰北地郡今寧州也都尉昂索隱曰案上

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

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

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闔也門

其月反○正義曰闔音苦本反謂門限也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

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

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

饗士索隱曰案謂軍中立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

車千三百乘索隱曰案六韜書曰鼓騎萬三千索隱曰

張弓之騎也晉灼云百金言其貴重也注云或者服晉之訟也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上言百金也或

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曰澹一作澹○索隱曰

時趙幾霸索隱曰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

卒誅李牧索隱曰案開是趙王寵臣戰國今顏聚代之

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

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

雲中郡故城在勝州

榆林縣東北三十里

索隱曰案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

王遷立乃用郭開讒

索隱曰聚音似前反漢書作最

是以兵破士北為秦

最本齊將○正義曰絕瘦也

漢書曰尚槐里

人○正義曰

索隱曰案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

王遷立乃用郭開讒

索隱曰聚音似前反漢書作最

是以兵破士北為秦

錢服虔曰私廩假錢○索隱曰案漢市肆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虔云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五

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索隱曰椎音直追反擊也是以

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

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索隱曰案謂庶人之家子也

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

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籍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案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與伍同

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索隱曰案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

出征為將治無常處以幕為府舍一故云莫府莫當為幕古少少用一言不相應索隱曰

咳反謂數文吏以法繩之其實不行而吏奉法必

不同也

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

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

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

能用也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訓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臣誠愚

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

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

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軍之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

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

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

奇士與余善

頃漢云此三字他人可不必者孰知其切於傳聞與紀載哉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張季未偶 見識袁盎 太子懼法

嗇夫無狀 敬馬馬與金 盜環悟上

馮公白首 味哉論將 因對季齊

收功魏尚 第四十二卷終

會傳

萬石張叔列傳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萬石君

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為萬石君

名奮其父趙人也

正義曰洛州郟鄏本趙國都

姓石氏趙亡徙居温

正義曰故温城在懷川温縣三十里漢縣在也

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

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

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

美人以奮為中涓正義曰顏師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如淳云主通書謂出入命也

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索隱曰小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

也戚里在城內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

里為戚里長安也戚里在城內

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
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
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
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
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
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索隱曰馴音與官皆至
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
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
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
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

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
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索隱曰譙音責讓也為音于偽反便音婢綿反蓋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之與故曰便坐坐音如座便坐非正坐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又音婢見反亦通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
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
索隱曰燕謂閒燕之時燕安也晉灼曰許飲字韋昭曰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聲和貌也
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倬子孫遵教亦
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
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正義曰百官表云郎

中令秦官掌居宮殿門戶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

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

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正義曰可官表

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左馮翊也建老白

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

謁親文頴曰郎五日一下正義曰孔文祥云建為郎中令郎光祿勳九卿之職也直五日一下也按五日一下直

下直入子舍索隱曰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堂也竊問

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滌徐廣曰踰築垣短板也音住廁踰謂廁溷

垣牆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踰為竇音豆言建又自洗滌廁書廁書為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穢踰藝器也音威豆驅案蘇林曰踰音投賈逵行周官城虎子也案行清也孟康曰則行清甯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管謂之

瑜晉灼曰今世謂及閉小衫袖為侯甯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索隱曰案親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徐廣云踰短板以築廁牆未知其義何從恐非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

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

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徒

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鄰○索隱曰小顏云陵里七名在茂陵故城漢茂陵非長安之戚里也○正義曰茂陵邑中里也

州始平縣自東而北二十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

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

宗及凡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

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

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

甚於萬石君見萬石君已孝謹而建尤甚也

又說即中今時事

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服虔曰作馬建時上事書誤作四正義曰顏師古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正義曰漢書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也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

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案制詔御史隱曰案漢書而知也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

忠九卿減宣罪服虔曰音減損之減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

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

十萬索隱曰案小顏云無名數若今之無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

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

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

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駕無

以輔治城廓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

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

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

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索隱曰難

音乃彈反言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

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

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

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

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

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丞縣界也衛綰者代大陵人

也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代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屬焉

故言代大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

今亦有弄車之戲是也樂音歷謂事文帝功次遷為中

超踰之也韉音衛謂車軸頭也

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
縮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文帝且崩時屬
孝景曰縮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
不譙呵縮索隱曰譙呵音誰何猶借訪也一曰譙呵縮者責讓也不譙呵者言不噴責謝縮也縮
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
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縮曰臣從車士幸得以
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
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
劍縮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
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之所好杖多數移易皆換之也

索隱曰施音移易音亦縮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
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
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索隱曰宗小顏云心腸之內無他惡也
乃拜縮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縮為將將河
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
前六年中封縮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
栗鄉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
二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上以為縮長者不忍乃賜縮告
歸而使到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
子召縮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

歲代桃侯舍

正義曰故桃城在渭州昨城縣東三十里劉舍所封

為丞相朝

奏事如職所奏

索隱曰以言但守職分而已不別有所奏議也

然自初官

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

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

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

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

失侯

塞侯

正義曰上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塞也

直不疑者南

陽人也

索隱曰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雋不疑同字

為郎事文帝

其同舍有告歸謀持同舍郎金已去而金主覺

妄意不疑

索隱曰謂妄疑其盜取將

不疑謝有之買金償禱告

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

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

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

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朝廷見之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

然獨無柰其善盜嫂何也

索隱曰案小顏云盜謂私

不疑聞曰

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

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

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

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

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

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索隱曰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正義曰任城兗州縣

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

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

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裳衣敝補衣溺袴服屐曰

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比官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如如今帶下病泄利○索隱曰案其簡二亦各有異小顏云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弊補衣及弱袴故為不潔清之服○期為不潔清是以得幸入卧內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期為不潔清索隱曰謂心中常期不潔之服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正義曰清淨期猶常也言為不潔爭下濕故得以入其

卧內也後言比宮者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內於後宮秘戲索隱

曰謂後宮中戲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

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正義曰顏師古云問以他人之善惡也仁曰上

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

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

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

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索隱曰歐音烏後反漢書作歐孟康

立駘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從高祖以入漢也○索隱

音悅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索隱曰案

卻者尋其隙釋之也

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
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六家
之二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正義曰刑名家也名
言治刑法及其名實也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
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
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
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
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
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
老子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徐廣曰訥
字多作訥

音同耳古
字假借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

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為吏跡不
好立名稱稱為長者是微巧也而周文處調索隱曰案
以吳楚反時為二千石將景帝封之微巧也周文處調者謂
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卧內也故班固曰石建之漸衣周
仁之垢汗君子譏之是也○正義曰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
君子譏此二人
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
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萬石孝謹 自家刑國 郎中數馬
內史匍匐 縮無他腸 塞有陰德

刑名張歐
俱嗣芳躅

垂涕恤獄

敏行訥言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

○索隱曰案下文字少
陘音刑縣名屬山

其先齊田

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

○索隱曰本燕

人樂毅

之後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

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

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

豨反代

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
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

漢七年高祖

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

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

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

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

微陛下臣等當蟲出索隱曰案謂死而虫出也左傳齊桓死未葬其土亦於戶外是也

公等奈何言若是母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

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徐廣

日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

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

有敢隨王者辜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

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

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

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母能出其右者

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

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

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

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

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

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

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以故士卒戰

死者數音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

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

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

史田叔傳第四
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
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
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
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敝如子為父弟為
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
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
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
使人殺故吳相素盞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
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
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

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
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
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
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
五十餘各搏二十索隱曰搏音博怒之曰王非若主邪
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正義曰王財收
所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
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
魯王好獵正義曰魯共王景帝子都相常從入苑中
正義曰括地志云嬰相圃在兗州曲阜縣南禮記云孔子射於嬰相之圃觀者如堵王輒休相就

館舍相出常暴坐索隱曰上待王苑外王數使人

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

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

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

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數從擊匈奴衛將

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

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正義曰百官表云監

省丞相遺御史分刺州不常上東巡仁奏事有

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右扶

三輔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月餘上遷拜為司直

尉服虔云比日治長安城中

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也數歲坐太子事正義曰謂

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令司直田仁王

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坐縱太

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

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徐廣曰陘城縣名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

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

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

田叔長者 重義輕生 張王既雪

漢中是榮

孟舒見廢

抗說相明

案梁以禮

相魯得情

子仁坐事

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

索隱曰將車猶御車也

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

名數家於武功

索隱曰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

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

正義曰括地志

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鹽屋縣西界也駱谷間在雍州縣

也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

索隱曰易音以或反言邑小無

豪易得

安留代人為盜亭父

郭璞曰亭卒也○正義曰安留武功替人

為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關開掃除一為求盜亭丞捕盜賊也

後為亭長

正義曰百官表云十

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

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眾人皆喜

曰無傷也任少卿

正義曰少卿安字

分別平有智略明日

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

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

正義曰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

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

正義曰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為二千石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秋五百石至二百石皆有丞尉也

治民坐

上行出游共帳不辨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

史白林傳 四十四
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
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
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
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正義曰從
此兩人過平陽主王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
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
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
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
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
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

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
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
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若欲以觀將
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
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
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
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
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
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
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

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徐廣曰移德施將軍不得已上籍以

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

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

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

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

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

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

刺史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督察州秩六百石負十三按

若今採訪按以田仁為丞相長史正義曰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

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

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

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

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

子弟也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正義曰謂石慶是

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

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

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

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

能不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

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

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

徐廣曰暴勝之為御史大夫

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

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

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

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

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

佯邪

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詳音羊邪弋奢反佯謂詐受節不發兵不傳會太子者也

不傳

事何也

索隱曰傳音附謂不附會也

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

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

好者

索隱曰鮮音仙無明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

書上聞武帝曰是若

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

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眾吾常活之今懷詐

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

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

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

慎戒之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索隱曰王勅云醫方宜與日者龜策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曰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曰皆相次以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改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亭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唐子截

扁鵲者

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

醫

勃海郡鄭人也

徐廣曰鄭當為鄭鄭縣名今屬河間李隱曰案勃海無鄭縣徐說是也

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

索隱曰劉氏云守客館之師故號云舍長

也。正義曰長音丁丈反

舍客長桑君過

索隱曰隱者蓋神人也。正義曰過音戈 扁

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

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

正義曰間音闕

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母泄扁鵲曰敬諾
 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
 日當知物矣索隱曰案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
 承取露及竹木上取水之以和藥服之三
 十日當見
 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
 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
 方人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垣
 見彼邊之人則服通神也以此視病盡見五
 藏癥結正義曰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大腸胃膽
 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脈經云左手脈橫癥在左右
 手脈橫癥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脈結上部
 者滯結中部者緩結三里者豆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
 沉細水穀特以診脈為名耳索隱曰診脈氏音犬忍反
 來見堅實為醫或在齊正義曰號盧盧醫
 今濟州盧縣或在趙在趙者

穩三股事

治即治亂之治

名扁鵲當晉昭公時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須
 二公之時非當昭公之出且越系
 家叙此事亦
 在定公之初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
 專國重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云十
 日不知人所記異也大
 天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子問
 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正義曰下云色發脈
 亂故形靜如死狀也而何怪
 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
 與子輿索隱曰案二十
 公孫支二十
 子輿未詳曰我之帝所甚樂
 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索隱曰適音釋言我適來
 有所受教命故云適也
 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
 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

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
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
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
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
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
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
死有罷來我又射之中罷罷死帝甚喜賜我二
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
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
而云

正義曰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爲七世
出靜公二年爲三晉所滅據此及補世家簡子疾在

定公之十索隱曰范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魁地名未
二年也詳○正義曰嬴趙氏本姓也周人謂爲衛也晉亡之後趙
成侯三年伐衛取鄉邑七十三是也賈逵云月阜曰魁也而
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三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
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
正義曰陝州城古虢國又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虢
即晉獻公滅者又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國而未知扁鵲過何
者蓋虢至虢太子死此索隱曰案傳玄云虢是晉獻所滅先
此並滅也云虢太子非也然案虢後改稱扁鵲至虢宮門下問
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扁鵲至虢宮門下問
中庶子喜方者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好也愛也方方
伎之人也○正義曰中庶子古官號也
喜方好方術
不書姓名也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
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

中庶子雖不知扁鵲觀此教言亦和醫者

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索隱曰蹙音收

義曰釋名云蹙是氣從下蹙起上行外及心脅也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

至今日收乎曰未也收謂棺斂其死未能半日也言

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

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

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

聞上古之時醫皆有俞跗索隱曰音史附下又音跌正義曰史附二音應劭云黃

帝時將也治病不以湯液醴醢正義曰禮下山解反鑿石橋引

案杭毒熨索隱曰鑿音仕咸反謂石針也橋音九兆反謂為按摩之法天橋引身如熊顧鳥伸也杭

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便謂也一撥見病之應因

五藏之輸索隱曰音東注反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肺之

衝脾之原出于太白腎之原出于太谿少陰之原出于太

膽之原出于丘虛胃之原出于衝陽三焦之原出于陽明

膀胱之原出于京骨大腸之原出于全谷小腸之原出于

腕骨十二經皆以輸為原也按此五藏六府之輸也乃割

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徐廣曰揲音于索

荒膏也瓜幕正義曰以瓜決其闌幕也湔浣正義曰上子錢腸胃漱

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

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

窺天以郗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正義曰黃帝素

問云待切脉而知病寸口六脉三陰三陽皆隨春秋冬夏觀其脉之變也則知病之逆順也楊玄操云切按也

色 正義曰素問云面色青脉當弦急面色赤脉當浮而短面色黑脉當沉浮而滑也 **聽聲** 正義曰素問云好哭者肺病好歌者脾病好妄言者心病好呻吟者腎病好叫呼者肝病也 **寫形** 正義曰素問云欲得温而不欲見人者藏家病欲得寒而見人者府家病也 **三豆病之所在聞病之陽** 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今募在陰俞在陽揚玄孫云腸為陰五藏募皆在腹故云募皆在陰背為陽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有病則出行於陽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陰募在腹也針法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 **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眾不可曲止也** 索隱曰

惟能論得其陰陽故身不出于千里而千里之來決者甚眾不可曲止也 **試入診太子嘗聞其耳鳴而鼻張** 正義曰循其兩

也 不可委曲其言 正義曰言病皆自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任所在也 **子以吾言為不誠** 索隱曰

股以至於陰當尚温也 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曠舌撝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號君號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 索隱曰謂號君自謙云已 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嘘唏

服臆 索隱曰上音皮 力反下音意 **奄精泄橫流涕長潛** 徐廣曰因涕泣交流流嘘唏不能自止也 忽忽承眈 索隱曰音接 索隱曰音山長潛謂長垂淚也 眈即眈也承眈言淚恒垂也 **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 正義曰

寡臣言太子 仗其悲乎真切如親見者

子病所謂尸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

動胃

動胃

動胃

動胃

動胃

動胃

其文深奧而古

十一難云脉居陰部反陽脉見者為陽入陰中是陽乘陰也
 脉雖時沉澁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脉居陽部而陰脉見者
 是陰乘陽也脉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胃水穀之海也
 謂陰中伏陽也胃水穀之海也 續緣 正義曰上音直延
 胃也素問云延緣落絡脉也恐非此義也 中經維絡 徐廣曰維一作結○索隱
 八十一難云十二經脉十 別下於三焦膀胱 正義曰八
 五絡脉陽維陰維之脉也 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下下膈在胃
 上口也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也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
 口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弱九升九 是以陽脈下遂 徐
 合也言經絡下于三焦及膀胱也 作喙 陰脈上爭 正義曰遂音直類反素問云陽
 脉下遂難反陰脉上爭如絃也 會氣閉 謂八會也 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
 而不通 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
 陵泉髓會絕骨血會臍俞骨會大杼脉會大淵氣
 會三焦此 謂八會也 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
 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 正義曰
 正義曰素問云支者順節 蘭者橫節陰支蘭膈藏也 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
 此數事皆五藏斃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 正義
 曰八十一難云知一為下工知二為中工知三為上工上工
 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口口廣云五藏一病
 輒有五解一藏為下工解三 藏為中工解五藏為上工也 拙者疑殆帝鵲乃使弟
 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二陽五會 索隱曰陽肅
 鍼音針厲謂磨也砥音脂○正義曰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
 三陽六陰少陽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也五會謂百會會聽
 會氣會 臍會也 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
 減之齊和黃之以更熨雨臍下 索隱曰案言
 五分熨者

素問云組 破陰絕陽之色已發 徐廣曰脈亂故形靜
 赤脉也 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
 正義曰素問云支者順節 蘭者橫節陰支蘭膈藏也 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
 此數事皆五藏斃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 正義
 曰八十一難云知一為下工知二為中工知三為上工上工
 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口口廣云五藏一病
 輒有五解一藏為下工解三 藏為中工解五藏為上工也 拙者疑殆帝鵲乃使弟
 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二陽五會 索隱曰陽肅
 鍼音針厲謂磨也砥音脂○正義曰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
 三陽六陰少陽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也五會謂百會會聽
 會氣會 臍會也 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
 減之齊和黃之以更熨雨臍下 索隱曰案言
 五分熨者

謂尉火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太子起坐

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

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

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傳玄曰說自晉獻公時先是百二十餘年賦矣

是時焉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素隱曰案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裴駟云

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

理正義曰上音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

出桓侯謂左右曰醫晉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

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

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

所寓言大

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

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

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

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

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

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

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傳玄曰

無桓侯謂是齊侯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

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

正義曰病厭患多也言而醫之所病病道少徐廣曰

人厭患疾病多甚也

瘵病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

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

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

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

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

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賈

曰痺音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賈

隨俗為變秦太醫賈令李醜自知伎不如扁鵲也

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各意

及細事
周匝

公乘官名陽慶
人名

正義曰括地志云淳于國城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古

之斟灌國也春秋公如曹傳云冬淳于公如曹注水經云淳

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

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曰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

也顏師古云言其得乘公之車也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

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

色診病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五藏有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也其面色與相應已見前也知

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其精受之三年

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

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

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索隱曰傳音竹

總反傳乘
傳送之

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

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索

曰緹音啼縈
音紆營反

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

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

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

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

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

刑法

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正義曰漢書
刑法志云孝文帝即位十三年除肉刑三子而康云黥

劓二左右上一凡二也班固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
太倉令有罪就遞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燒然燒小女痛

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
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

縈也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

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

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
為為亦治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

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

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

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

徐廣曰意
年二十六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

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

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

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其精我家給

奇咳與奇脈同
漢書藝文志有
五音奇脈比奇
奇之教奇秘之
教非常術也

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
幸其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
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奇音羈咳音該○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奇經入
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
脈凡此入者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入脈也顧野王云咳當
實也又云咳指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奇
咳用兵二十六卷許慎云咳軍中約也術揆度陰陽
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
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
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
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

之病惡不可言也則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

十如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癢腫正義曰

於恭反下後八日嘔膿正義曰死成之病得之飲酒

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

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而靜徐廣曰此內關之

病也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關脈入尺為內脈法曰脈長

而弦不得代四時者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來數而中

代者死素問云病在心愈在夏甚於冬病在脾愈在秋甚於

春病在肺愈在夏甚於夏病在腎愈在春甚於夏病在肝愈

在夏甚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正義曰王叔

於秋也代則絡脈有過正義曰素問云

長而絛病於肝也素問云得病於筋肝之和也

且文恐間有訛字
意傳尤奇非精
方書者不能解

過有經有絡和即經主病大則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
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
不及遂上魚為溢為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
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
入尺為覆為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
之脈人不病而死也呂廣云過九分出一寸各名太過也不
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此太過不及
病待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貴者病得之酒且
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癘腫八日嘔膿死者切
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
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執而膿
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
故曰五日盡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門鏡界脈候所上云從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骨自

高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
以關為界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
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
主射中焦腹及於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也及八日則
嘔膿死故上一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癘腫盡泄而
死執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
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
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女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
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滿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
少憂數忤食飲索隱曰忤音疑乞反忤者風痺忤然不得動也臣意即為之
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

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徐廣

曰一作暈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

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

重陽索隱曰上音直隴反重陽者湯心主徐廣曰湯音唐湯者

刺其心○索隱曰湯依字讀○正義曰八十一難云手心主

中宮在中部楊玄操云手心主胞絡也自臍已上至帶下為

中焦故煩滿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

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

也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為歷人中而刺之臣

意診之曰湧疝也索隱曰上音勇下音訕所誅味反鄒誕生疝音山反令人不

得前後洩索隱曰洩音初留反前洩謂小便後洩大便也循曰不得前後

洩三日矣臣意飲正義曰於禁反以火齊湯一飲得前

洩再飲大洩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

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一作有口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右手寸

口氣也脈無五藏氣右口正義曰謂右手寸口也脈大而數數

者中下執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

曰湧疝中執故溺赤也正義曰上徒弟反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

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

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正義曰唯惟突反冬時為王

使於楚至莒縣丁義曰莒密州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

壞信則擊正義音牽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

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

間而身寒已執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

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

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

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

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

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徐廣曰在太陰

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未

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交疇索隱曰疇病也

立曰宣疇音普交反字或作胞○正義曰痺音單旱也疇亦作胞膀胱也言風痺之病客居在膀胱難於大

小洩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洩再

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涓索隱曰劉涓涓

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

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

之而大堅正義曰深一作沉王叔和脈經云脈大而堅病出於腎也浮之而大緊者

正義曰緊音吉忍反素問云脈短實而數有以切繩名曰緊也病主在腎腎切之而

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

適其供養言當
調適病者之共
養以俟其死耳
註大謀

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

素隱曰跗
方符反

臣意診其脈曰肺

消瘵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

養此不當醫

素隱曰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近
所特財物也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
堪療

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

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

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執也脈法

曰不平不鼓形弊

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味
細而長夏心火王其味洪大而數六月脾土

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

正義曰素問
云血氣易處

曰不平脈候
動不定曰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

至下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

寒執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

關灸鑿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大醫

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

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

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

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

正義曰
素問云

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

乳下陽明
胃絡也

即死矣

齊中尉潘蒲如病小腹痛

正義曰少音式歟反王叔和脉經云脉急疝瘕少腹

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

索隱曰劉氏音加雅反舊音遐鄒氏音嫁○正

義曰龍魚反圖云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痛

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

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蒲如

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

徐廣曰一云然合口然合

合也是脾氣也

正義曰卒音忽反卒一本作來素問云疾病之牛於五藏五藏之合合於六

府用合氣於膽心口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

緊小

正義曰上音結忍反

見瘕氣也次相乘故三十日死

三陰俱搏者

正義曰如溥二音徒端反素問云左脉口

此三陰之脈也

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

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

徐廣曰前一作筋也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音衆醫皆以為寒中臣

意診其脈曰迴風

迴音洞言洞徹入四肢○索隱曰下

藏故曰迴風也

迴風者飲食下噎

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

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

下噎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

正義曰分扶問反

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

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
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即為藥
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
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徐廣曰病
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
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
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灑水也素隱曰灑音士
咸反○正義曰

顧野王云手足液
身解灼音常灼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奴奴蓋女
奴○正義命婦名也水

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刺其足少陽
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
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
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
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正義曰蹶
陰之脈也
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
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
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
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
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徐廣曰濟一作齊王○索隱曰案是王之姊母也○正義曰服虔云乳母也鄭

者茲已自言足熱而蕙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

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索隱曰三言寸即已止也○正義

曰謂旋轉之間病則已止也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

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

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

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能為

所是案法新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曰往年市之

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索隱曰案當今之四千七百貫也曹偶猶筆子輩

也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

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

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

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索隱曰仆音赴又音步比反病得之流汗

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

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齩齒正義曰上丘并反釋名云齩朽也蟲齩之缺朽也臣意灸

其左大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

六日病已得之風及卧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索隱曰乳音人喻反乳生也來召臣

意臣意往飲以葭礪正義曰浪若二音藥一撮以酒飲之

旋乳索隱曰旋乳者言迴旋即生也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

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

枝索隱曰比音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官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萬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官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舍君公立即示平

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

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

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

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亥反

察之如死青之茲眾醫不知以為大虫

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

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

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

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

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蓄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正義時掌反為重

頭痛身熱使人煩滿正義曰二本反臣意即以寒

水拊其頭索隱曰拊音附又音撫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

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蹶

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

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

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正義曰上音免又不得

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

之病方今客腎濡正義曰濡溺也病方此所謂腎

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

黃氏諸情徐廣曰情者女婿也駟案方言曰東齊之間婿

姓見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即弄之建亦欲

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

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

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

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

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爲
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
藥索隱曰謂以燻燻之故云竄音七亂反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
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
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
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
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索隱曰汜音凡衆醫皆以爲
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蟻瘕徐廣曰蟻音饒○索隱曰音饒墳舊音遠遐瘕瘕爲病腹大上膚黃麤循
○正義曰人腹中短虫

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蟻可數升

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

篤不發化爲蠱臣意所以知寒薄吾

病者切其脈循其尺正義曰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三寸尺謂八分寸在關上尺在關下其尺索刺鹿麤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

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
風之狀飲食下噎輒後之徐廣曰如前病得之飽食

下寸關尺共有
一十九分也
奏又作秦○索隱曰循音巡安索謂手循其尺索也刺音七賜
反鹿麤音七胡反言循其尺索刺人手而鹿麤是婦人之病也徐
氏云奉一作秦非其義也又云一作
秦索謂繫首言髮如蟻蟻事蓋近也
是蟲氣也其色澤

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曹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索隱曰秦閣者姓也為都尉一云閣即宮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索隱曰番音芳遠反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

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

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

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讒石夫悍

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辟音必亦反猶聚也而死氣愈深

索隱曰愈音吏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

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

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立曰始論反忿發為疽意告之後

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

也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

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虛以文帝十六年為齊

王即位十一年卒謚孝王

衆醫皆以為蹶臣意診脈以為痺根

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

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

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

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

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

台反風病之名也

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

徐廣曰一作瘖音才亦反

索隱曰瘖者失瘖也讀如音又作瘖音音置也言使人運直其手足也瘖即死今聞其四

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

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

曰藏氣相反者死

徐廣曰反一作及

切之得腎反肺

徐廣曰反

一作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

索隱曰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云倉君公之師元里

公乘陽慶亦然也

臣意診脈

曰牡疝

索隱曰上音母下音色諫反

牡疝在

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

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踖

徐廣曰一作踖。正義曰上十六反下九六反謂打

也。要蹶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日

日旦死

索隱曰案旦日明日也言明日之夕死也

即死病得之內所以

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

索隱曰脈病之名曰番陽者以言陽脈之翻入

也

番陽入虛裏處曰日死一番一絡者

徐廣曰絡一作

結 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以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 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索隱曰：數音色，人乃可異其狀也。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

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 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年卒。不來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

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止義曰：以名籍屬左右之人。不脩。

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索隱曰數音術數之
數久矣見事數師王義曰上色更反受其要事盡其方
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
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
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
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
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
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
五十當安卧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之一作

述臣意對問太詳
恐非太史法然又非
褚先生所能意者
漢史氏具藏其本
對而褚錄之耳不能
蓋太史公未暇刪削

董○索隱曰董謂深藏之一作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
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
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
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
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
十是謂易質徐廣曰一作賀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
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
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曹不肯為人治病當
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
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
 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
 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
 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索隱曰謂好能
傳得古方也
正義曰謂全傳寫
得古人之方書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
 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
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
 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
 所索隱曰言於意所
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
 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
 見事侍公前悉得林宗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

居有間公孫光問處正義曰上音
閑下昌反臣意深論方見
 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
 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
 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索
隱
口案年中謂中年時也中
年亦壯年也古人語自爾楊中倩不肯索隱曰倩音七
見反人姓名也當知公
 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徐廣曰胥
猶言須也當知公
 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
 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
 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索隱曰數色句
反謂好術數也公
 必謹遇之其人聖儒索隱曰言立忘儒德慕聖
人之道故云聖儒也即為書

以意屬楊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

意教以五診正義曰謂詐五藏之脈歲餘濟北王遣太醫曹高

期王禹徐廣曰一作麟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

結正義曰素問云奇經入脈往來舒時一止而復來各之曰結也當論俞正義曰所居

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且鑿石定砭灸處

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

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

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下下經脈五

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

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

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

治病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

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

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

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

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哭望且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上池秘術

長桑所傳

始侯趙簡

知夢鈞天

言占號嗣

尸歷起焉

倉公贖罪

陽慶推賢

効驗多狀

式具于篇

正義曰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尺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

五升

凡人食入於口而聚於胃中穀熟傳入小腸也

小腸大二寸半徑八

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

升三合合之太半

小腸謂之穀而傳入於大腸也

回腸大四寸徑

一寸半長二丈二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

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

八寸半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

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

受水穀之數也

甲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從口至腸而數之此徑從胃至腸而數之

故短也

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

藏魂

肝者幹也於五行爲木其體狀有枝幹也肝之神七

子名曰明堂宮蘭臺府後宮三千六百八十八

肝神六童子
三世子也
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

三合主藏神
心纖也所識纖微也其神九太尉公名曰絳宮太始南極老人負光之身其從官三

帝王身之王也
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

有散骨半斤主裏血温五藏主藏榮
脾裨也在助氣主化穀其

神云光玉女子母其
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

後官三千六百人也
八葉主藏魂魄
肺字也言其氣字故短也樹也其神入

三千六百人又云肺神
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主藏

志
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瀦注諸脉也其神膽在肝之

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二合
膽敢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敢

也其神五人太一道君居紫房
胃重二斤十四兩紆

宮中其從官三千六百人此

曲屈伸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

二斗水一斗五升
胃圍也言圍受食物也其神十小

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

分分之少半迴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

升三合合之太半
腸暢也言通暢胃氣牽去穢大腸

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

當齊右迴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
大腸即迴腸也其迴

曲因以名之其神
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

溺九升九合
膀胱也膀胱也體短而又名胞胞虛空也主以虛承水液口廣二寸半

唇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二寸半大容

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舌壯也言可舒泄言語也

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咽門也言咽物

也又謂之咽主地氣胃為土故云主地氣也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

一尺二寸九節喉嚨空虛也言其中空虛可以通氣息焉心肺之系也呼吸之道路喉嚨與咽

並行其實兩異而人多惑也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太

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也言其處似車釘故曰釘門即腸之門又名肛也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

三尺五六合三丈一手有三陽兩手為六陽故云五六三也手三陰之

脈從手至膈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

六三尺合二丈一尺兩手各有三陰合為六陰故云二六一丈八尺也足

三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

兩足各有三陽故曰六八四丈八尺也足三陰之脈從足至膈長六尺

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三合二丈九尺各各陰故云六六三丈六尺也按足太陰少陰皆至舌下厥陰至於項上今言至膈中者蓋據其相接之次者也

兩足躡脈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

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各長四尺五寸

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脈長一十六丈

二尺也此所謂十二經脈長短之數也督脈起於

面至口齒縫計此不止長四尺五寸當取其上極於風府而

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脈為二十四并督任兩躡四脈都合二十八脈以應二十八宿凡長十六丈二尺營衛行周此數則一度也寸口脈之大會手太

寸口脈之大會手太

寸口脈之大會手太

寸口脈之大會手太

寸口脈之大會手太

寸口脈之大會手太

寸口脈之大會手太

寸口脈之大會手太

寸口脈之大會手太

寸口脈之大會手太

寸口脈之大會手太

陰之動也。太陰者脈之會也。肺諸藏主蓋主通陰陽故十

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瀦逆順知其死生之兆也。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

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十二經十五絡二十

呼吸上下。呼脈上行三寸吸脈下行三寸。無有息時。人一日一夜凡

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周於身。漏水下百

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度為一

周也。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

之所終始。故法於寸口也。人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

百息合為八百一十丈。陽脈出行二十五度陰脈入行二十

五度陰陽出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呼吸覆行周畢度數也。脈

行身畢即水下百刻亦畢謂一日一夜刻盡天明日出東方

脈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故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肺

氣通於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

則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

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

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

則留為癰也。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索隱曰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
牙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
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
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
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
為一篇淮南宜與齊卓惠王為一篇

吳王濞者

索隱曰案彭濞
字也音披位反

高帝兄劉仲之子也

徐廣

到底只叙一事

曰仲
名士喜

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

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云間行走雒陽

曰謂獨行從他道
逃走間音紀閑反

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

致法廢以為郟陽侯

索隱曰地理志馮翊縣名在郟水
之陽音合○正義曰郟陽故城在

同州河西縣
南三十里

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

吳王濞傳四十六

六宗華

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

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

軍斬西會甄索隱曰地名也在蕪縣之西會音古允反甄音鍾布走荆王

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

以填之索隱曰填音鎮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徐廣

曰十二年十月辛丑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

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

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

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年有三年駟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年占日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

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實朕○索隱曰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足

高皇有先見之明矣

占氣者所說高祖系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後然天下

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

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

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今故章○索隱曰案鄣郡後改曰故章或稱豫章為衍字也○正義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為鄣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銅山今宣州及潤州白雲縣有並屬章也

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

故無賦正義曰故既次盜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以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

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為鹽以山海之利不賦國用富饒

如淳曰鑄錢煮鹽以其利孝文時吳太子入見索隱曰楚漢春秋云吳太子名賢字德明

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傳

子名賢字德明

吳王濞傳四十六

二

改

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
局提吳太子殺之索隱曰提音帝又音底又音弟於是遣其喪歸
葬至吳吳王愠曰正義曰於問反然也天下同宗死長安即
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
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
稱病不朝驕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
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當
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
淳曰鼻不得行使人代已致請禮也○索隱曰音淨孟詵是
也應劭所云漸獄先請不知何憑如淳云代已致請亦
是臆說且文云使人為私請謂使人為此秋請之禮也上復
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

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曰
不若見盡下之私○索隱曰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章昭
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今
王始詐病及虜兒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
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
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
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索隱曰案
錢者莫塩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卒踐更輒與平賈漢書音義曰以
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為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
產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恒靈時有所興作以少府錢
借民比也○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
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
與平賈官律之也○正義曰踐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民
自者卒更有三品上自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

皆當送之是為卒更貧者故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額之月
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或邊三月亦各為更律所謂錄
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戍又行
者出錢三百入官且給戍者是為過更此漢初因秦法而行
之後改為適歲時存問茂材實賜閭里佗郡國吏
乃戍邊一歲
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徐廣曰訟音公駟按如
淳曰訟公也○正義曰
訟音容言其相
容林止不與也如此者四十餘年正義曰言四十餘年
者太史公盡言吳王
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語
在孝文之代乃裁十年是班固不曉其理也以故能使
其衆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
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
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
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

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
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
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郟詐稱病不朝
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
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素隱曰案即山山
名又即者就也煮
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
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
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溥太后
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舍在喪
次而私姦宮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
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四

王有罪削其河間郡案隱曰案漢書作堂山郡也膠西王卬以

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

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

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壯氣喜兵諸齊皆憚畏

西王韋昭曰故為齊分為國者膠東濟北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膠

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

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節於邪臣好小善聽讒

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

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索隱曰案米言舐糠盡則至

須溪云詭字佳漢書亦作口論則下無文夕口報字贅矣說

宿夕兩事便深切謂以夜計之也

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

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誦二十餘

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

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正義曰張革反所聞諸侯削

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

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

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

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

乎王瞿然駭曰索隱曰劉氏瞿音九具反又說文云瞿遠視貌音九縛反寡人何

敢如是今王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

此辨主極和淺深變化語皆醒藉可觀間着一語併盡矣

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救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索隱曰案所謂殷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徨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數倉之粟臨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之膠西

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田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恙我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恭王喜景王之子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

來得悲壯古語
如此自妙

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
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
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
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
是四十二年矣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
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
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
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
曰荆
王劉賈都吳吳
王修黃陵也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
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
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

漢有賊西無功天下
甚切也

上國攻漢
形勢如此

子徐廣曰吳共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
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
嗣王志將不滿
故誘與之反也幸教寡人以漢有賊日無功天下
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僂辱之為故漢書
上曰義曰故事也○正義曰
按專以僂辱諸侯為事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
骨肉絕先帝功日進任姦宄誑亂天下正義曰
註音挂欲
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
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
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
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
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音直長沙者索隱曰謂
其境相接

也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自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曰安南南越之地

與長沙地相接值者因長沙王子以定長沙以北也西走蜀漢中正義曰走音後向也王子長沙

王子也南越之地對長沙之南者其民因王子卒告越敦

而鎮定長沙以北西向蜀及漢中咸委王子定矣告越敦

曰告東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正義曰越東使定之

越楚淮南三王與吳王共西面擊之三王謂淮南衡山廬江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

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正義曰今浦津關或與寡人會維陽

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

胡衆索隱曰搏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入蕭關正義曰今占隴山關在平涼縣界走

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

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

所出之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

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

所願也敝國雖貧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脩兵

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二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

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

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

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

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

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

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

須溪云語意傾人亦非
後來所有何秦漢間
風氣感慨如此

後人脩史中善反書必不
錄俱曰反書固不足矣

金佗封賜皆倍軍法以度曰封賜
以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
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
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
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
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
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
侯酈寄擊趙將軍繆布擊齊大將軍實與屯滎
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實與未行言
故吳相袁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晁錯
調兵筭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

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曰不足憂也
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
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金豈發乎何
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
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
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
人故相率以反晁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
安出盎對曰願并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
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趨避東廂恨甚
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

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適過諸侯

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又音

宅削奪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晁錯復故地

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

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

父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盜曰臣

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盜為太常

正義曰今

盜為太常史失奉宗廟之拍意

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

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駟

案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為宗正也

盜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

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

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

正義曰以親戚之意輔漢訓諭

使告吳如

盜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在宗正以親故先

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曰袁盎來亦知其

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

見盜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盜不肯使人圍守

且殺之盜得夜出步亡去走汜軍遂歸報條侯

將乘六乘傳

正義曰上音乘下竹悉反

會兵於滎陽至雒陽見劇

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

正義曰言不自意洛

陽得全及見劇孟

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今無動吾

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

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其難與爭鋒楚

劇孟鄧都尉伯國也皆奇士

卷三十一

史記卷三十一

七

兵輕正義曰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
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去無銳攻之將軍深
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彼吳梁相敵
而糧食竭乃以全疆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
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正義曰在曹州城武輕
兵絕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
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
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
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
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太子

劉項漢以此少將名三
天下之大計也一傳三
奇田祿伯奇固立奇然
皆不能及此語別自
有見所謂無入國
天下固已定人那得知

惟峰謂一往不復顧
也孰知和託在此非
粟徒用對尉之
策則成吳不用
田祿伯相將軍之
策則敗存云安
危之所與謀
信非

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蘇林曰祿伯
儻將兵降漢
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
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
疾西據雒陽武庫食穀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
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
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
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以推鋒之計可耳安
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
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

吳王傳四下

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
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
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
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
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
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善家吏告曰吳反兵
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正九下家室必完能
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
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
城正義曰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
漢文帝二年別爲國屬兗州兵十餘萬破蕩城中

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
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
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之以
福爲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
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
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
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日吳王濞倍德反
義誘受天下亡命辜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
以私錢淆亂天
下錢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
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

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
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
反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
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
御物如淳曰鹵執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比皆為御物○正義曰顏師古曰御物示廟之服器也朕甚
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
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
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王或曰置放一釋也敢有議詔
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
西敗棘壁正義曰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乘勝前銳甚梁孝王

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
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
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
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尚諫
王而死○正義曰按羽尚弟也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
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梁國○正義曰宋州陽山下邑縣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劓數挑戰
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
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
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

東越

正義曰東越傳云獨東甌受漢之購殺吳王丹徒東潤州也東甌即東越也東越將兵從吳在丹徒也

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

啗東越

韋昭曰啗音徒覽反

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即

使人縱殺吳王

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鋌○索隱曰鋌音七江反謂以戈刺殺之鄒氏又音春亦

音從容之從謂撞殺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在潤州丹徒縣東練碎聚北今入平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冢在縣北其

處各為相唐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地記曰吳王濞葬丹徒武進縣南地名相唐○索

隱曰張勃云吳王濞葬丹徒縣南其地名相唐今云武進縣恐錯也吳王子子華子駒云

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

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

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

兵歸膠西王乃袒洗席橐飲水謝太后王太子

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

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

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顏當徐廣曰姓

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

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

壁謁曰臣印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若將軍遠

道至于窮國敢請殖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

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

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

奪諸侯地。卬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銖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

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漢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郢陽侯省。

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音所幸反。索隱曰：省音所景反，省者減也。謂父仲從代王省封郢陽侯也。能薄賦斂，使其

爭博，是豈技也。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

鼂錯為國遠慮，禍及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

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

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母為權首，反受其咎，豈

盜錯邪。

須溪云：省字與齊字義同，技謂夾棋也。
楚負有情，錯意又有快吝之意。
即國賢曰：王制言名山大澤不以封者，故不可為井田以業民也。太史公懲吳之富強，遂謂先王山澤不封，以是故豈其然哉。昔者齊之封實環泰海，魯之封實環泰山，澤之名且大者，孰加於是而者，魯卒為望國，抑何也。

索隱述贊曰

吳楚輕悍

王濞倍德

富因採山

豐成提局

驕矜獲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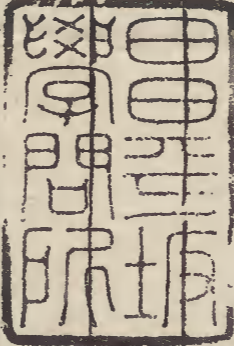
連結七國

嬰命廣陵

錯誅未塞

天之悔禍

卒取奔北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